

普及文叢之一

知無等著

加薪



1969.1.

普及出版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加 薪



1969.1.

普及出版社

一 目 次 一

(一)	分道揚鑣 (小說)	澤芬	1
(二)	黑夜的葬歌 (詩歌)	沙石	10
(三)	你的生活要有陽光 (詩歌)	松栢	13
(四)	大風大雨 (詩歌)	棘	14
(五)	致彪兒 (詩歌)	陳凱	15
(六)	我們不允許 (詩歌)	沈默	16
(七)	頭家，你別得意 (詩歌)	馬田	17
(八)	滅火器與瘋子 (散文)	阿土	19
(九)	紅燈記 (散文)	彤林	22
(十)	膠林中的鍛鍊 (散文)	雪梅	24
(十一)	燕子和蝴蝶 (寓言)	方學	26
(十二)	我來到了工業城 (散文)	心陽	27
(十三)	‘互相尊重 (雜文)	若斌	30
(十四)	加薪 (對口相聲)	知無	32
(十五)	評羅林的『幸福的人』 (評論)	田朱	37
(十六)	好司機 (散文)	朱瑛	42
(十七)	致阿非利加 (詩歌)	海內	44
(十八)	一顆星 (詩歌)	海內	46
(十九)	讀魯迅的『故鄉』後 (評論)	小石	48
(二十)	編後話	編者	50

分道揚鑣

— 澤 芬 —

在一條寂靜的鄉村泥路上，三個提着書包的小學生牽着手在急忙的奔跑着，他們的臉熱紅紅的，還不時喘着氣，用手巾使勁地往頸上抹，像是經過一場劇烈的運動。

「喂！喂！歇一歇吧，好喘啊！」

「不，不行，我們準遲到了，快走吧，來！少南。」那個子比較大的張開雙手搭在那個叫少南的和另一個瘦小的身上，像大哥那般親切地鼓舞着他們。

學校在望了，週圍靜悄悄的。他們蹣手蹣腳地走到了六年級甲班的課室外，懷着恐懼的心情輕輕地往門上敲。

「進來！」是老師的聲音，他們趕忙跑進去，恭敬地行個禮，正待拔腳向座位走去……

「伊華，你過來，怎麼做級長的也遲到啦？」伊華望望其他的兩個，低下頭，不做聲。

「唔？」

「嗯……我們……他們……」

「什麼我們他們的？」

伊華把頭抬起來，堅定地說：

「老師，是這樣的：我爸爸身體一向不好，他們兩個都答應我早上早早起來幫忙我挑水回家，免得爸爸辛苦。可是，今天却睡遲了，所以……」

這三個可愛的小學生都是住在同一個村子裏，他們同班又同座，也不知從何時起，三顆小心靈已經那麼緊密地扣在一起了。

大清早，泥濘的村路上已印上了三種不同的小腳印。

學校裏，三個影子總分不開，離不了。

煤油燈下，三個小頭緊緊地靠在一起會神地共看一本書。

三個小伙伴像連體的孿生子，若是誰欺負了其中的一個，三雙眼睛便一齊憤怒地瞪向對方。那一個遇上了困難，三個都同樣地感到非常的不自在。

六年了，六年的時間更鞏固了他們可貴的友情，友誼的花朵綻開得更芬芳，更堅韌。任由風吹雨打也摧毀不了。

伊華比少南和子平大一歲，小小年紀，他什麼事都會幹了。家裏只有一個年老的爸爸，聽爸爸說媽媽早在他三歲那年因熬不住生活的折磨，閉上了雙眼，永遠也不再見世界上醜惡的事情了。煮飯洗衣樣樣都由他自己來，艱苦的生活早把他磨練成一個堅強的孩子。

子平和少南則是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的，從小就不愁吃，不愁穿。他們的雙親都是世交，合營了一間建築公司，所以他們都同住在一間大洋房裏。這小小的村子裏的小洋房都是他們建築的，大部份鄉民們的生活都操縱在他們手上。伊華的爸爸正是他們的工人——一個工錢低微的泥水工。

所幸的是，這兩個孩子並沒有富家子弟的不良嗜好和氣派，大家還小，根本不知道富人和窮人之間有些什麼分別。村子裏貧窮人節儉勤勞的美德影響了他們，學校裏的集體生活教育了他們，使他們仍然保持着鄉民的純樸的性格。

這段友誼，曾經招至雙方家長的不悅，少南和子平的父母認為，兒子出身豪門，不能讓這污穢的孩子沾辱了他們。伊華的父親了解自己的出身，他不能讓這唯一的孩子忘記了自己，染上了富人的壞癖。

最初，伊華時常都上少南和子平的家玩或溫習功課，每次當他進到這豪華的大洋房，他總覺得不自在，這裏的佈置設備跟他們的亞答屋相差得實在太遠了，可是他並不羨慕，爸早跟他說過，這屋子裏的人的心都是骯髒的，他厭惡他們。可是對於他的兩個小朋友，他卻是那麼愛護。

這屋子上上下下總是以鄙視的目光對待他，有一次，子平的媽媽竟然當面指責他：

「你以後少到這裏來，也不要再跟他們在一起，窮小鬼，別來沾辱了我們的門第！」

伊華「涮」的站了起來，收拾好課本，頭也不回的就往外走。少南嚇呆了，趕忙放下書本就追出去。

「媽，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他，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子平難為地埋怨母親。

「不這樣，他死也不會知道自已的身份，這窮小鬼，哼！以後你們倆個也別再跟他來往，知道嗎？」

「不，媽媽……」

「別多話，讀書去！」

怒火在伊華胸中燃燒着，眼淚在他眼睛裏打轉，他絕對不能忍受這屈辱。他對自己說，死也不能再踏進這污穢的地方！

「伊華！伊華！」少南踉蹌的撲上來要抓住伊華。

「別拉我！」伊華用力的掙脫了少南的手，飛快地就往家裏跑。他的胸膛快要爆炸了，他曾經遷怒到子平和少南的身上，「跟他們絕交了吧？不，不，他們並沒有錯。」他的內心在劇烈地矛盾着。

從此以後，豪華的屋子裡再也找不到伊華的影子了。他們還是常聚在一起，可是不再是那舒適的溫室，而是在那簡陋的亞答屋裏，或在野芭和溪邊。

×

×

×

假期屆臨了，老師打算帶同學們去郊外玩一天，順便採集一些標本並讓同學領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我們明天就去，現在請要去的同學舉起手來，舉高點……」全班四十多隻小手立刻舉得高高的，就只缺了一隻手。少南望望伊華，慢慢地也把手放了下來。老師剛好數到子平，子平趕忙把手縮了回來，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倆，伊華並不知道。他正低着頭，愁霧佈滿了他整個臉，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多麼想去，可是不能啊，爸爸那痛苦的臉龐緊緊地纏着他的思路，他不能離開他片刻。

「全班同學都去，只有三個同學沒有參加。伊華，你為什麼不去？嗯？」老師打斷了他的思潮。

「爸爸生病。」伊華低着頭，咬着下唇，簡短地回答了老師。

「呵！坐下。少南，子平，你們呢？」

「我，我媽媽不讓我去。」伊華現在才抬起頭，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

下課後，伊華拉着他們倆就往校園奔去。

「你們為什麼不去？爲了我嗎？」

「伊華，你不去，我們去有什麼意思呢？」

「你們兩個都錯了。是的，我們都是好朋友，老師曾經說過我們，好朋友就不一定要整天在一起，把同學們都疏遠了，老師說過的話我們要聽。」子平和少南爲難地低下頭。

「去吧，不能夠使同學有個壞印象。」伊華像哄弟弟似地勸着他們。

子平和少南終於參加了學校的郊外遊玩。

一放學，伊華就飛似的跑向建築工地上，爸爸病重，可是廠方爲了要趕工，不允許他請假，不然就當作自動辭職論。爲了生活，只好勉強支扶着病體上工。當伊華來到工地時，兩個老工人正扶着一個鮮血淋淋的傷者出來。

「啊！爸爸！」伊華湊近一看，他感到眼前一片黑暗。爸爸還咽不了氣，他要看看他的親兒，他還要說幾句話：

「華仔……緊記住爸……的死是怎樣死的呀！……」可憐的老泥工活了幾十年，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了這麼多的高樓大廈，自己却住在破茅屋裏，一生的血汗就這樣白白讓人抽乾，剩下一堆爛渣滓，回老家了。

爲什麼呵，人家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氣力，血汗，肉體都出賣了，却連自己的生活都保不住呀？這問題他永遠也不能解答。

憤怒的火焰燒着，是那麼熾熱，炙手。痛苦，憤恨侵噬着伊華的小心靈，胸中的不平就是用千座山，萬座山！也壓制不了！

眼淚，在怒火中乾涸了；眼淚，早已化成一股力量推動着他奮發圖強的決心。

「爸爸是給廠方逼死的！」他自言自語地捏着拳頭。

媽媽去了，跟着爸爸也去了，伊華緊握着拳頭，挽着他僅存的財產也要走了一——離開這兒，投奔城裏的叔叔。

這一邊，少南和子平爲這事，不懂那來的勇氣，憤然地責問他們的爸爸：

「爸，人家病了，你怎麼可以再叫他工作，人死了，你就連賠償費也不給……」

「給我住咀！從那兒學來的口氣，反了，給我滾進去！」子平第一次見到爸爸發那麼大的脾氣，他不敢再回咀。

「少南，你也進去，別亂說話了，小孩子，不懂事。」少南的爸爸也責怪兒子。

「少南，子平，進去，別吵着爸爸辦事。」少南的母親作好作歹的把兩個拉進房裏。「你們真不懂事，爸爸是爲你們好，他們不儘量的賺錢，你們那來的洋房住呵！」這幾句話，他們似懂非懂，這件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三個好朋友分別的那天，不勝依依，幾年的友誼難道就此中斷了嗎？他們站在山崗上，望着那遠遠的藍天，輕聲地哼起了這首「別離歌」：

唱起我們的歌來，不要爲別離悲哀，
我們是現代的主人，偉大的責任在身上，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我們有共同的信仰，
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好像不分離一樣，

.....

三對小手緊緊地握着不放。

／ × ×

轉眼間，這三對緊握的小手換了三對不同膚色，不同性質的大手，一對粗大堅硬有力的手，一對白嫩瘦弱沒有血色的手，另一對卻是留有指甲，有香水味的手。三對不同的手不再像以前那樣握得緊了，這其中，有着一一定的距離。

老朋友碰在一起，都有說不出的喜悅，看看他們，大家都長大了。

伊華，黝黑的臉上，兩隻充滿信心的眼睛炯炯發光，雄渾的粗眉，寬濶的肩膀，簡直變了樣，他身上充滿了工人的氣息。

子平，蒼白的臉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那無神的眼睛永遠是死氣沉沉，只在這時刻，才發現一點久別重逢的喜悅光彩，他就像一個古代的白面書生，一身書獃氣。

少南，油頭粉面，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狹窄的長褲，一派都市阿飛的打扮。

「六年前大家一別，就連一點音訊也沒有，想不到今天我們還有重聚的一天，世事真是難預料呵！」子平嘆氣地說。

「別用這些頹喪的句子，現在重聚應該高興才對，嗨，伊華，你為什麼不寫信給我們？」

「我寫過。」

「我們沒有收到。」

「所以我不寫了。」

「這幾年，你是怎樣過的？」子平急不及待地追問伊華。

「我？」伊華苦笑了一下，抬起頭望望蔚藍的天空，輕輕地舒了一口氣。「還不是這樣過活，有一雙手，肯做，總不致於餓死。叔叔也是一個工人，家庭都難以維持，那裏還能照顧到我呢？我當過沿街叫賣的糕販、送麵的小童、咖啡店的小伙計……派報，清道，我什麼都幹，到現在，我才算找到一份安定的職業——在報館當一名排字工人。」伊華頓了頓，望望他們倆，又再說下去：「惡毒的生活鞭子就是那麼無情的鞭撻着我，可是我對生活充滿了信心，我相信有一天我會奪過鞭子向生活挑戰。我沒有忘記以前咱們的理想，

我要運用這雙手，去創造——哦，我講得太多了，一旦碰到老同學，我真想把長久積在心裏的話都掏出來。子平，你呢，怎麼樣？」

「他啊！」少南搶着說「他滿腦子地理，數學，中文，英文……把頭腦都漲滿了，整天抱着書本，老氣橫秋，年青人嘛，總應該充滿青春的活力，學學時髦，像我這樣……」

「別聽他的，伊華，鬼知道他的什麼青春的活力，把腰都快扭折了。小學畢業後我便搬到這裏來住。我總認為現在應該讀書，等考到一張文憑後，依靠了它，還可找到一份高尚的職業，生活穩定了，那時才來尋歡作樂也不遲。」

「不，我不贊同，古人都說：「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前我們的什麼美麗的理想都是假的！」少南停了停，昂起頭驕傲地說下去：「幸虧爸爸在我初中畢業後就送我進入英校去讀，在那裏，我認識了許多和我們根本不同的同學，他們有錢，又夠派頭，整天什麼派對，遊車河，看電影，這才把我的生活平添了無窮的樂趣。啊，忘記了告訴你們，我不叫少南了，怪别扭的，現在我叫羅拔。」

「羅拔？」

「YES！羅拔，羅拔。」少南在自我陶醉。

「什麼拔不拔的，我看你以後山窮水盡時才會知道後悔。」

「不會的，我做得對，絕不會的，NEVER！」

伊華以疑惑的目光注視着這兩個舊日的伙伴。那臉上，再也找不到舊日的影子了。他彷彿覺得站在他眼前的是兩個陌生人，他不認識他們！變了，大家都變了，他不想再開口，他們正走到冰水櫃旁。

「我們喝杯冰水吧，怪口渴的。」少南逕自往冰水攤叫了三杯冰水。

「也好，反正這天氣怪悶熱的。」伊華這才從沉思中醒來。

「不，我不喝，這些小販的東西都是很髒的，我可喝不下，我寧可到茶室裏喝。」伊華不禁默然的一瞥子平那不屑的臉色。

「嗨，CHEPAT-LAH！」少南粗暴的吆喝那印度人。伊華通通都看在眼裏，可是他不作聲。

「伊華，上我家坐坐吧，然後再去他的家，怎麼樣？」子平透過近視眼鏡以探詢的眼光望着伊華。

「不，」伊華咬着下唇堅決地搖搖頭。父親的死，自己被侮辱的情景又再次浮現在他腦海裏。

「這麼久了，還記在心裏嗎，忘了過去的吧。那一次的事情，實在也不能全怪責爸爸，假如村子裏沒有了他們，鄉民們靠什麼過活啊！」少南滿不在乎地說，似乎在爲他父親辯護，伊華發怔了，這些話怎麼會出自他的口呢？

「是啊，伊華，忘掉這些吧，讓我們進一步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爸爸也曾跟我解釋過，他們當時經濟也是非常困難，實在愛莫能助。」伊華默然，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他不想再說了，他覺得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了共同的語言來傳達彼此間的心意了。

「以前融洽的氣氛那兒去啦？」伊華在想。現在，他才發覺，自己跟他們是那樣格格不入，他並不感到悲傷，那過去的友誼的花朵要枯萎就讓它枯萎去吧！

久別重逢並沒有給他帶來喜悅，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爭執，他們還可以永遠的生活在一起，可是他隱隱的感覺到他們之間已經距離得很遠了，他們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着，越走越遠了，遠了……

黑夜的葬歌

· 沙石 ·

(一)

黑魔拋下一張密密的黑網，
大地即刻蒙上重重黑暗；
眨鬼眼的星星忙着躲藏，
嚇白了臉的月亮也早已不見。

夜鳥嘰咕地怪叫幾聲，
拍翅飛過桎杻的枝幹；
山村的狗不停地狂吠，
誰家的孩子哭聲淒涼？

夜風括走沙沙的落葉，
括不動桎杻的枝幹；
千枝萬枝尖尖的桎杻呵，
刺向密密的黑網！

山村的後面有座青山，
青山張着臂膀；
把腳邊破爛的茅屋呵，
儘向懷裡收藏。

野草忍不住悶氣，
忽然燒個滿身通紅；
遍地火光閃閃，
突破重重的黑曼（巾旁）。……

（二）

黑魔探頭一看，
嚇出週身冷汗；
剛才的高興一掃光，
兩排獠牙吉吉（口旁）地响！

黑魔把魔杖一敲，
雷聲不斷地滾响：
黑魔又把魔指一點，
飛出一道道閃電！

電光化做電叉，
滾電變成雷鞭，
一轟隆一閃閃，
打在青山的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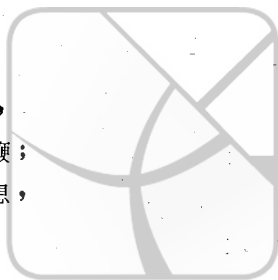
暴雨張開大口，
射出千萬支利箭；
呼啦啦沙啦啦，
落在野草的身上！

妖風猛撲了過來，
伸出兩隻長長的魔掌；
幻想來個連根拔掉，
死命地搖着樞杓的枝幹！

蛙兒們樂得拍手叫好，
應聲虫也跟着大喊：
「咕咕咕，閣閣閣！」
嚷來嚷去調子淒涼！

(三)

儘管有霪水浸漲，
儘管有電叉和雷鞭；
青山在沉默中思想，
蔑視一切苦難。



儘管有怪風呼嘯，
儘管蛙叫虫喊；
大樹的腳踩得牢牢，
光明的火在胸中燃燒！

哪怕天昏地暗，
哪怕黑夜漫漫；
明天東方第一道曙光，
要射穿黑魔的心臟。……

你的生活要有陽光

——松柏——

——獻給 W. N.

那琴絃已斷，
那低沉的曲調也不再彈唱；
想想那發霉的以往，
且摸摸看，
我們的心還是一樣的溫暖。

你說你是孤雁，
我却要你學那雄鷹。
來吧！我們登山去；
來吧！我們到海濱；
你所需要的，
我們幫你找。

你渴望着那熱和光，
你嚮往着那初昇的旭陽；
那麼你就仰起頭吧——
我的朋友，告訴你，
生命就是要這樣地燃燒！

大風大雨

— 棘 —

大風大雨
能颳落幾片葉子
吹折幾條枯枝

大風大雨
花兒被摧折
草兒悉悉地哀泣。

大風大雨
大樹牢紮在土裡
怒吼着撐住風暴



風停了，雨歇了
花兒褪着殘紅死在地上
草兒悲傷得抬不起頭來

風停了，雨歇了
大樹牢紮在土裡
換一身閃亮的青綠迎接太陽！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

致 彪 兒

· 陳 凱 ·

小彪兒，小彪兒，
爸媽抱着你，又憤怒，又歡喜。
爸爸剛剛接着那沒列理由的開除信，
你一出世就得餓肚皮。

你一睜眼，就看見世間的醜惡；
你一張耳，就聽到爸媽的控訴。
你的哭聲刺痛着爸媽的心，
萬惡的豺狼第一天就奪去了你的幸福。

在細雨迷蒙的暗夜，
爸媽接着溫熱的你。
你舞弄起小小的手脚，
是不是要驅趕黑暗？

今後は漫長的奔波的日子，
你要長得像小虎。
朝向那陽光照耀的土地，
在叢林亂草裡闖出一條路。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深夜

我們不允許

—沈默—

這裡的土地，
溶化着我們的血汗；
它催促人們的步伐，
前進又前進。

誰要强拉住前進的隊伍，
我們不允許！

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
倒下去又爬起來；
一個朝暮又一個朝暮，
歇息了又戰鬥下去。
誰要搶奪我們的武器。
我們不允許！

大海啊！青山啊！
全有我們的歌聲。
誰要獨佔自吞，
我們不允許！

頭家，你別得意！

· 馬田 ·

一個小販，
肩挑木椅；
抹汗叫賣，
走得很急——

看見椅子，
想到自己；
有椅子不能坐，
在炎熱的店口站着……



而冷氣房裡，
頭家躺在沙發上抽煙；
翹起雙腳，
笑向銀櫃——

挑椅子的小販走了，

叫賣聲像在哭泣！

爲什麼他不坐下休息，

我心裡沉重地想着……

想着，想着……

我站得腳酸肚又餓；

難道這輩子，

註定站着才有口飯吃？

呵不！頭家你別得意！

有天老子，

嚥不下這口悶氣，

一脚把你踢去！

（一九六八年病中作）

滅火器與瘋子

阿土

一個瘋子在街上蹣跚的走着，時而口中唸唸有詞，自言自語；時而指着空氣，破口大罵。他走呀走的，走進了一間高樓大廈的底層大廳，他停下來東張西望，忽然他發現牆上掛着一個紅紅的滅火器，於是他觸景生情，呆望了滅火器一會兒，開口了：「我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你——滅火器，總是躲在高樓大廈的牆壁上，當然，你——滅火器住在裡頭是既舒服又安全的，可是，你知道你的職責是什麼嗎？你……………」

滅火器：「喂，你是誰？為什麼來到我面前指手劃腳，嚕嚕嚕嚕？」

「我就是被你害的其中一個，我現在問你呀，你是生來幹什麼的？」瘋子對着滅火器喊。

「笑話，我那有不懂我的職責是什麼的道理！」滅火器高聲喊道：「我是滅火的呀！」

瘋子：「你這個害人的東西，你這不守職的傢伙，你既然知道你的職責是撲滅火患，那你為什麼老是躲在高樓大廈裡？你為什麼不到容易引起火患的地方去駐守？……………」停了一停，瘋子繼續道：「據我所知，鋼骨水泥凝成的高樓大廈，即使淋下一桶汽油，放把火燃燒，等汽油燒乾了，對這大廈也無絲毫破損，頂多不過把牆壁或地板燒黑而已。你在這種地方死守，簡直就是在浪費生命。」

滅火器無言，瘋子又開口了：「我感到很奇怪，在許許多多的亞答木屋區，鋅板屋區，容易引起火患釀成災禍的地方，卻始終不見你的影子，這些地方是最需要你去駐守的，也是你真正有派用場的地方，可是你爲什麼不去呢？你總是守在那用不着你的地方，虛度年華。」瘋子聲色俱厲。

「算你說得有理，可是你知道我是走不動的呀？我是個可憐蟲，身不由己，你儘罵我又有何用？你還是去罵你們人類吧。你們人類明知我是滅火器，卻總把我藏在高樓大廈裡，這連我自己也感到是莫大的耻辱與不幸，我就不明白你們人類爲什麼這樣自私！」

滅火器：「喂，你說我害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呀？」

「不是你害了我誰害了我呀？我住的亞答木屋區，從來就不見你到那兒去駐守，一個風高氣爽的晚上，一陣大火就燒得我家破人亡，把我兩個孩子燒成一團黑炭，啊，好慘呀……孩子…………孩子……。」瘋子不勝悲傷，掩面而泣了。良久，怒目瞪着滅火器，狠狠的說：「不是你害死我全家嗎？你，你，還我孩子，還我孩子來……。」

滅火器：「你莫非是瘋了，連誰害死你的孩子都不懂，可憐！告訴你吧：害死你的孩子的是你們人類，是那些有錢有勢，買了地皮要興建高樓大廈的地主、財閥。」

「吓，你說什麼？地主，財閥？你想抵賴呀？爲什麼大火起了你不去救？你——你——王八！」瘋子伏身在地上拾起一團紙（他以爲是石頭），猛力向滅火器擊去，紙團並未擊中滅火器，但瘋子

卻拍手叫好，樂開了，彷彿他已報了仇，蹦跳着走出那大廈。

滅火器目送着這位被害的善良的中年男子漸漸遠去，心中充滿了憐憫與全情，他相信總有一天瘋子會明白他的家園是被誰燒掉的。他全時默禱着有那麼一天會到來：亞答木屋區的人們再也不必擔心不明不白的大火浩劫，從此可以安安樂樂的生活下去……………。

六八年九月稿



紅 燈

— 彤 林 —

東邊的林子里，閃爍着紅彤燦爛的燈光，強烈的光線透過了林子發射出來。在黑魔般瀰漫着的曠野划出了前進的道路。浪濤洶湧似的人們在這紅光指引下，披荆斬棘的越過了多少刀山，奔向東方林子，紅光普照的天堂。

紅燈是黑夜的指南！在黑夜里，它不知指引了多少茫然的人們重見曙光。如今，我正在紅燈照耀下的道路上邁步，縱然，我不能忘懷我渴望光明而掙扎的時刻。那時刻——我曾經在黑暗中顛撞、摸索，企圖越過這魔鬼似的境界，抵達我日思夜想的天堂。然而，我失敗了，那時，我就像個瞎子，看不到一線光，在黑暗中摔倒了，我堅持地又爬起來，重新蠕動着我那精疲力盡的身軀。可是，道路是這麼曲折婉延，四周是這般墨黑，我跌跌摔摔地，不知多少次，仍舊盤桓于黑夜之中……。

雖然我將被黑魔吞噬。但我的眼光永遠不停地望向遠方的目的地。終於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接觸到光芒。從那東方林子里，宛如黑夜里的太陽升起一樣，那顆紅彤彤的燈兒，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又像一位指引着黑暗中人們的帶火者一樣，向我招手了。像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潤，我的體力恢復正常，心中堂亮了，于是我緊跟着紅燈的光，像千千萬萬的人們一樣，走在康莊大道上。

是紅燈，把我從黑暗中解救出來，是紅燈，把千千萬萬的人們指引到一個方向。我昂首向前奔跑，紅燈就在前方，紅光永懸心上。我更看到千萬雙跨着穩健的脚步的人們在紅燈照耀的大道上與我一同前進。我堅信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將會在紅燈指引下邁步向前進！



膠林中的鍛鍊

— 雪梅 —

「帶着熱烈的愛情，我漫步在遼濶的膠林，壯碩的膠樹排着整齊的隊伍……啊！那劈劈拍拍的聲音，是膠林播種的訊號。」我躺在床上，幻想着我已經真正的步入了膠林，不知不覺地唱起了「膠林，我們的母親。」

望着那無際蒼鬱的膠林，望着母親身上的累累傷痕，撫弄着杯裡殘餘的膠汁，我感到了母親的偉大。雖然，她知道她的兒女們正吮吸着她的乳汁，盡量的在刺割着她的肉體，可是她還是雄壯的豎立着，從來沒有萎縮的現象，反而歡迎着兒女們的到來。她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兒女們。如今，我有機會生活在這膠林裡，使我感到有如倒在母親懷裡的溫暖，我正像一隻安祥無恙的小羊，永遠跟隨着母親，永遠被母親保護着。

可是，那無情的暴風雨却不肯讓我有片刻的安寧，它們從母親的手中把我奪了去。於是，我受到了它們殘忍的折磨、侮辱、蹂躪。雖然，我曾經企圖掙扎、反抗，可是我失敗了。我這隻從來沒有經風雨，見世面的小羊，如今遭遇到暴風雨的侵襲，該怎樣辦呢？我唯有呼喚着，嘶叫着母親來幫助我逃出魔掌，可是母親却莊嚴地站着，臉上毫無表情，顯然的，她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我被魔鬼吞噬。母親平時仁慈的笑臉那裡去了。我疑惑地問：「媽，你怎麼啦？」她不但沒有給我答覆，反而轉過頭去了。

我，不知從地面上爬起了多少次，但又再次被壓倒。夜已漸漸地深了，猛獸在鳴吼着，我隱隱約約地彷彿聽到魔鬼在笑，他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向我招喚着。啊，這情景是多麼恐怖，無論我如何地嘶叫着，哀求着，而母親還是無動於衷。我正像被主人遺棄的小羊，一股辛酸的味兒流入我的鼻中，使我不禁流下眼淚。到底是誰，把母親變得如此冷酷無情！難道她的血是冷的？我想着想着，眼淚已經乾澀了，終於我無聲無息地倒了下去。

吵雜的聲音使我甦醒過來。看！母親的兒女們戰勝了魔鬼，他們把我從魔掌中救出來了。

「喂，你們看，她醒了。」一位姐姐這麼說。

「是的，她早就驚醒了。要知道，我們的母親是需要意志堅強，敢於戰鬥的兒女的。假如一味的只依靠着母親過活，那還能算是母親的兒女嗎？」另一位哥哥接着說。

啊！我萬萬沒有想到母親剛才分明是在考驗着我，想不到我竟使她失望，我竟厚着臉皮求助於她。我太無恥了，也太脆弱了。

「哥哥、姐姐，你們說得對，現在是我該醒來的時候了，我以後還要經更大的風雨，到社會上去見見世面，才不辜負母親對我的期望。」我毅然的站立起來說。

看！太陽已經驅走了黑暗，那櫛比如梳的膠樹仍舊是排列着整齊的隊伍，那劈劈拍拍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來了。我彷彿又看到母親微笑的容顏！

燕子和蝴蝶(寓言)

方學

有兩個農夫正要下田去耕種，經過一處池塘邊，剛好有兩隻蝴蝶正在池塘邊的花叢中翩翩起舞，狀極親熱。

可是，兩個農夫的視線並沒有被雙飛雙舞的蝴蝶所吸引，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望着一隻燕子在稻田中拚命地追逐蝗虫。只見一隻又一隻的蝗虫被燕子吞食掉。兩個農夫對燕子的行為真是讚不絕口。

這時候，兩隻蝴蝶失望極了，起初以為農夫一定會對牠們的戀愛生活給予讚頌。然而，儘管蝴蝶多麼親蜜，生活多麼寫意，這在熱愛勞動的農夫看來，根本不放在他們眼裡，更不用說會去稱讚那些只照顧自己而對大眾無益的生活方式了！

我來到了工業城

心 陽

離開學校後，應徵信就一封一封的寄出去，可是答覆卻如石沉大海，偶而有一二家比較「仁慈」的老板覆了信來，也不過是令人失望的：「空額已滿。」正當我對投函應徵完全失去信心的時候，突然從工業城來了一封信，叫我立刻前往面洽。勿勿忙忙提了輕便的包袱，我來到了吉隆坡的工業城——八打隣再也；就這樣我在工業城住下來。

在我沒有來到工業城之前，我心裡想：工業城一定是美麗的一一不但街道寬敞，風景優美，同時人民生活蠻好，社會秩序井然。可是，事實卻不然。工業城外表上是美麗繁榮的，街道的確是寬敞的，但卻無法掩飾它內在的空虛與貧窮，無法掩飾它的罪與惡。

雖然，每天大清早工廠的煙窗就一齊冒起了濃煙，轟轟隆隆的機器聲四處齊鳴，一批又一批的人們鑽進那陰深深的工廠裡去。

但這些人，有的在那陰深悶熱的工廠裡流足八小時的汗，有的在那空氣污濁，塵埃飛揚的悶氣裡呼吸一整天，有的要待天黑了，甚至於夜深了，才垂頭喪氣的打從陰深的廠房裡鑽出來，走回去。

雖然這樣，可是他們的孩子仍舊沒書讀，在街頭流浪；他們菜黃色的臉上告訴人們營養極其不夠。他們出賣了整整一天的勞力，仍換不回三餐溫飽……。

「阿英，你看，半個月的薪水呀！」阿蘭在×工廠工作了三個多月，日薪一元七角，始終未曾增加，本來半個月應該有二十二元一角的，可是從這個月起，又什麼要扣公積金，一扣就三元，半個月的薪水剩下十九元一角。當她從「甲巴拉」手中接過薪金一看時，竟失聲的叫阿英看。她那失望的神情，差點就要哭了出來。

每一次，當我計算這些被重重壓迫的工友的薪金時，就想到他們生活痛苦的情景，想到他們臉黃肌瘦的孩子，那渴求溫飽的楚楚可憐的眼光，每次每次，我算着他們區區幾十元的薪金時，都不禁要長嘆一聲。

× × ×

每個月的一二號，辦公室裡總無法寧靜，三五成群的「問工」者，不斷的擁上來；送走了一批，歇了歇，又一批到來。「請問你們工廠要進人嗎？」幾乎是同樣的問法。「現在沒有空位，不進人！」也幾乎是同一的回答，將他們一批一批的送走。

這就是繁榮美麗，工廠林立的工業城的實際現象。

× × ×

工業城的搶，偷是日夜都在上演着的。我一到這裡，好多位朋友就向我提出忠告：晚上出門最好別帶手錶和錢，因為在路上隨時都會遇上強盜。他們個個都是身受其搶的人，他們向我訴說被搶的經過，也令我為之心寒胆顫。

這些搶徒都是三五成羣的年青年少的小伙子，他們的目標也不大，三五元十多元的數目，只要有機可趁，他們隨時會圍上去向任何一個路人下手。

另外他們還有什麼飛車黨，三五成羣騎着摩哆西卡蕩遊，遇上單身隻影的行人，他們就下來搶，得手後騎上摩哆西卡就揚長而去。

偷竊在八打莽再也也不比搶來得遜色，此輩專門用竹竿從人家窗口勾取貴重物件；朋友老何的手錶放在窗前桌上，轉眼就飛掉了。

×

×

×

工業城呀還需經過一番努力，人民的生活才能獲得改善，罪與惡才能消除，真正美麗與繁榮才能出現。

互相尊重

若 斌

「如果你想人家尊重你，你必須先尊重人家」這一句「名言」，乍聽似乎很有道理，細想則未必盡然。就好像毒蛇猛獸，雖然我們有時是很想不去侵犯牠，很想恭恭敬敬，安安份份的從牠身邊走過，但你絕不能保證當你沒有意識要去侵犯牠時，牠不會在背後向你襲擊。反之，牠却會利用你這恭敬與安份所給於牠的有利時機，向你發動致命的攻擊。

馬戲班中的猛獸之所以肯「循規導矩」的演戲，也絕不是因為馴獸師對牠「客氣」，和與牠「互相尊重」，而是以皮鞭加上強力的壓制，一旦獸師失去手中的皮鞭，那時候就不是「人制獸」而是「獸吞人」了。因為人與獸之間是不可能「和平共存」的，不是人制服了獸，就是獸把人吞掉。

當「大人先生們」在霍霍的磨刀，而你正在開始製刀時，他們是會很誠心似的告訴你刀是殺人的「兇器」，是「互相尊重」的絆腳石；我們應該禁止製造。如果你回應他說：「是呀」而放棄製造，哈！那你就上當了。那時候刀是「唯他獨有」，他就可以慢慢的把你宰割；你如果反抗，那是你不「尊重」在先，莫怪他不客氣在後。如果你不反抗的話，那「尊重」倒是很「尊重」了，但也就成了砧上肉，只有獸獸的任他擺佈。

因此可見，一些很肯「互相尊重」的國際領袖的互相「訪問」「酬唱」，以謀達致所謂和平共存理想的背後目的是什麼？這不過是想借重於「尊重」的字眼，來污蔑與破壞「先進國家」對於解放中的國家或將要進行解放鬥爭的國家的幫助和支持。用「和平共存」這面黑旗來破壞與削弱正在進行反侵略戰爭的人民的鬥爭。

但這種「努力」將會更明顯地示出「它」骯髒的目的，像「孔雀開屏」似的。張開了美麗的尾巴後，使得難看的屁股眼更加顯目，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加薪（對口相聲）

— 無 知 —

黃：某織衣廠的工人。

郭：黃的好朋友，在另一間織衣廠當同職。

地點：黃工友的住所。

時間：某星期日上午。

（開場，黃工友正高唱着「勞動人民最光彩」這首歌曲，郭不作聲輕輕地推開了門進去，黃見狀馬上停止歌唱，迎接老朋友。）

黃：噯！老郭，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郭：哈哈！東南西北風。老黃，看樣子你最近似乎「起色」得多了。

黃：看你，倒會講起這種話來喇！

郭：這有什麼奇怪，何況你真的「起色」呀！

黃：我起色？噯，你憑那一點說我「起色」呀！其實我跟過去還不是老樣子，所不同的只是鬍子長了一些吧了。

郭：我看你還是別再裝傻了，人人都說你最近已經「加薪」了。

黃：噢！原來你是說這個。你老兄真夠眼光似的，竟然對我一目了然。你總算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了。說真的，我的確已經「加辛」了。

郭：噯！你「加薪」了多少呀？可以請了吧？

黃：請你？可以是可以的，不過你老兄也該體諒一下小弟呀！不瞞你說，自從我「加辛」之後，我這個「雅片仙」就跟醫生結下了不解之緣，時常得買這種或那種葯，一個月的薪水就如此如此週轉了。

郭：「加薪」怎麼又會時常生病呢？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

黃：真是他奶奶的，這你都不明白？工作加重，辛苦當然也跟着加深，每天這樣，久而久之，即使是「大肥豬」也會變成「瘦皮猴」呢？

郭：噯！老黃，講了大半天，你却答非所問，正是牛頭不對馬嘴。我問你的是「加薪」，是薪水的薪；而你所給於的回答却是辛苦的「辛」。

黃：我本來早就明白你的話。你並非是一個不明事理的人，在這個朝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社會裡，資本家就是依靠進行剝削和壓迫工人才得生存，他們本來就希望「加辛」於工人的身上，所以你說的「加薪」，應該是「加辛」，那才正確呀！

郭：你說得對，我老弟工作已經有三年了，薪水才一百十五元，計算起來一年才加薪五元而已。

黃：你還好，一年有五元的加薪。我呢，噯！只夠吃餐飯……
(郭打斷)

郭：照你的話說來，五元與一餐還不是一樣嗎？

黃：我的媽呀，我還沒說完呢，你可要知道他的米是特別大粒的，叫人難以吞下。打從那時起，每天都必須工作足足十小時。噯！有時忙起來，連小個便，喝杯水也沒時間呢！

郭：說起來，咱們倆的遭遇是一樣的。

黃：噯！老郭話說了又說，前兩天你工作的那間工廠發生罷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講點兒來聽聽吧！

郭：其實我們之所以罷工，完全是被資方逼成的。

黃：那是怎麼說的呀？

郭：話說起來可就長了。

黃：無所謂，你就說好了。

郭：這間工廠一向來的生意都不錯，它的產品除了銷本地之外，美國、加拿大等其他歐洲國家都有輸出，生產量因而提高到一個相當的水平，工人的工作也隨着加緊。由於本來只開設一班，因此，全部的工作都落在這一批女工的身上，除了原來的八小時工作時間外，每天都必須工作到晚上九時，超過了本來的時間的一半，在必要的情况下，例如接近趕着要下貨的時期，星期天也要上班，假期大日子也一律加班……

黃：（插嘴）怪不得上星期找你時，你家人說你去上班。

郭：哎！是的。因此工人的健康隨着情況的發展，時間的長久，病倒的病倒，衰弱的衰弱，但是資方並不因為這樣而改變政策，相反的，病倒的也不准許請假，一些工友恐怕會失去工作，抱着病也趕去上班。這樣還不夠，過了一個時期，情形又改變了，資方開始拖欠工資，先把半個月發一次的糧拖欠一期，工友們對於資方拖欠半期糧的事，雖然心裡有所感觸，但還不對他表示嚴重的抗議。資方以為工人們靜悄悄的，無所反應，就斷定她們是弱者，是傻瓜，不知團結，是怕事的。因此過了一個時期，資方果然變本加勵，由本來半個月發一次薪的時間拖延到一個月，又由一個月拖至一個半月。真理告訴我們：「壓迫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強。」資方的種種壓迫和剝削的伎倆都無法瞞住工人的明亮眼睛，一旦她們的利益被剝奪時，她們便開始認識，並團結起來為爭取同胞的利益而斗争。我們這次的罷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黃：你們的罷工行動是正義的，我完全支持你們！

郭：謝謝你。

黃：唔！噯！你只講了它的動機，還沒講到形勢呢，快，快繼續講下去吧。

郭：哦！當天原本是發薪的日子，後來眼看已經到了超過原定的時間，知道資方又來拖薪了。過去大家是文質彬彬的，可是那天不同了。既然資方以牙來對付我們，我們也不客氣的以牙還擊。前組的工友起了領導的作用，他們開始停止工作，跟着後面的兩組也

向她們看齊，停止工作，以示團結。我們的罷工行動就是這樣開展的。

黃：後來，聽說你們得到了勝利，是嗎？

郭：是的。因為我們工友具有高度的團結力量和覺悟的頭腦。資本家最害怕的也就是這兩種力量。

黃：是呀！有時候資本家會顯得威風凜凜，在工人面前裝威作惡，不過像你們工廠的情形，資本家那種紙老虎的本質便暴露無遺了。

郭：我和工友們都希望你們能夠盡早像我們一樣，站了起來。

黃：謝謝你們的鼓勵，以後還需靠你們多多協助，相信你老兄不會拒絕吧！

郭：你老弟太不識理了，竟對我姓郭的講出這種不成話的話來。

黃：好好好，我就向你賠不是，好嗎？

郭：好了好了，閒話少說，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先走了！

黃：好，再見！

評羅林的『幸福的人』

· 田朱 ·

『幸福的人』是羅林的第三本集子。他的第一本是詩集，第二本是散文集，這本是短篇小說集。

根據作者的自述他學習寫小說的動機，是因為篇幅『短小的歌（或散文），是無法充份表現出這時代的風貌』，而改寫小說的。全時，作者還自述，這些作品都是執教三年來，在每個假期裡的創作。從這一方面看來，作者的善於利用寶貴的假期時間，去力行創作的可嘉精神，是值得那班把時間放在研究『甲骨文』的教師仿效的。

『幸福的人』共收集了四個短篇小說，計有『這就是愛情』、『幸福的人』、『再見的時候』和『新生』。

『這就是愛情』是描述一對戀愛成熟而舉行結婚的青年愛侶。在婚禮上，新郎應貴賓們的要求，講述他們的羅曼史的經過。在新郎的講話中，還頌揚了新娘子的愛情的忠貞，不因自己是個富商千金，身價百倍，高不可攀，相反的，她偏偏愛上了一個工人（其實他也是個高中畢業生）。

『幸福的人』是寫一個熱情、友善、自愛、純潔的洗衣姑娘（她曾受過中學教育）與大學生的接觸的經過情形。事緣大學生江平，把錢留在褲袋裡，被洗衣姑娘在洗衣服時發現了，便拿來還回給他。這樣，他們便攀談起來，而且很投機，還借書給她看，有時候

，他們也聊聊文藝的事情，漸漸地，他便關懷起她來，暗戀着她——甘玉芬。可是，有一天，他被邀請到她家去，原來是參加她與羅賓的訂婚禮。他頓時十分尷尬，醋意油然高漲，但他又及時回頭一想，她和未婚夫是青梅竹馬，他自己只是個後來追求者，應該成全她倆的好事。因而他就自己安慰道：『能夠使人幸福的生活着，豈不也是「愛」的表現麼？而帶給別人幸福的人，他自己也是幸福的』。他於是若無其事地參加訂婚禮了。

『再見的時候』是描述大學生小麗的邂逅小龍而產生愛戀的情形與經過。中學畢業後，小麗因家庭經濟比較富有，便背棄（應該說是爲了她的前途）了與小龍的愛情去唸大學了。現在他們又偶然地重逢了，在小龍的眼光裡，小麗已不是當年的小麗了，而是像個賣弄風騷的神女，浪漫之極呢！

『新生』是描述一個大學生楠蒂背叛愛人波揚，而另有新歡黃先生（大學生），結果，好景不常在，她竟被黃先生欺騙了她的感情，後來，在蕙嫻（她的女朋友）的勸導下，她便重投波揚的懷抱裡。

從這四個短篇看來，我以為稍微有現實意義的一篇，應該是『新生』這一篇小說了。由於這篇小說中的女主人翁（楠蒂與蕙嫻）是任教的，因此，作者從中駁斥了此時此地的爲人師表的醜惡高論——。

『我們那裡的學生，個個長得比我還要高大，可是又笨又懶，寫起作文來，一塌糊塗，不僅寫些什麼，真氣死人！』

『程度差的學生一定會有的。』我（蕙嫻）拿了一本作文簿給她（楠蒂），『你看。』

她看了一會，搖著頭：

『嘖！虧你有這麼大的耐心批改。』

『這是我們做教師的責任。』

『學生不用功，教師花了多麼大的心機也是白費的。』她像是在發洩胸中的氣憤：『遇到那些一團糟的，我便不去改它，隨便給一個五十分算了。』

『這不是違背了教育的原則麼？』

『哈，我多領了一張教育文憑，還不是照舊一樣教法。講師所編的講義，還不是從別人著作裏抄來的！』她越說越興奮：『何況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有些教師，卷子還是請別人改呢？』

『呵！……』我很驚訝，想不到教育界竟有這些見不得陽光的事！

『他們的課餘時間，是用來研究甲骨文。』她笑道，還作了一個姿勢。

我帶着一半是責備她的口氣說：

『不負責任的教師，根本是誤人子弟！』

『我不是不想盡責任去教，可是別人都那樣馬虎，妳又何必自鳴清高！』

我萬料不到，這些話竟會出自一個受了高深教育青年的口中；她還是和我有過一段深切感情的同學呢！我感到有點傷心：

「楠蒂，妳說這樣的話，很使我失望！」

「蕙嫻，妳還不了解我。……」停一停，她又說：『妳在教育界不久。以後妳就會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

「妳不能以一根竹竿打翻一船人。教育界固然黑暗，可是不能說沒有潔身自愛，把終身獻給教育事業的人。」我有點憤憤不平。

嚴格一點說來，羅林的這些短篇小說，都過於貴族化了。所謂『工人』，竟是高中畢業生，因此，一點工人生活的氣息都嗅不到，又怎能『表現出這時代的風貌』來呢？

同時，在這四篇小說裡，人物方面，我們不難看到的，是女主角的學歷與經濟地位總比男主角高強些，而且皆是大學生。由於這樣，前兩篇便是頌讚女主角對愛情的堅貞，不計教育程度與階級身份；後兩篇便是譴責女主角愛情的變節，玩弄異性感情與愛慕虛榮爲主旨了。

愛情，原只是人生的過程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但羅林竟把它當作寫作的重要題材，捨棄了自己所置身的生活現實不寫，這未免太狹窄了，至少已把自己關進了『愛情宮』。同時，對於作者學習寫作小說的動機與目的，更是格格不入，天別地差，根本就『無法充分表現出這時代的風貌』的。

如果說，小說是寫人的，而故事是隨着『人』的活動與環境才能產生的。那麼，羅林的小說恰巧相反，它是故事『誕生』了人，人的活動是被故事支配與箝制着，因此，沒有了故事，人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的作品是談不上什麼形象和典型的。

由於黃色文化受到一些人的從中撐腰，通過了各種藝術的形式及宣傳工具，如電影、小說、詩歌、廣播電台、夜總會等的設立與渲染，所以，無知的青年男女，甚至是正在揹着書包的男女學生，無不深受它們的薰陶，而沉迷於男女的恩恩怨怨上。所以，在上述的特定客觀環境裡，『幸福的人』能得寵於讀者，銷路好，那是奇怪的。何況它又是有着年青人的戀愛故事的描寫。在教育意義上，不可否認，對於富家子女，它似乎還有一點點的效能！

但是，必須指出，一本銷售數量可觀的書，未必就是好的書。像『幸福的人』裏的四篇小說一樣，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它的潛伏着的毒素是不可忽視的，至少，它已經把青年人單純的思想誤導到男女的愛情上去，令他們想入非非，對於醜惡的現實社會不聞不問，轉移了他們的生活目標，以為人生就是愛情了。「幸福的人」就是所謂有了愛情的人了。

因此，要社會有所進展，要青年負起改革社會的責任，推翻這人剝削人的不合理的社會，那麼，身為教育界裏的一員的羅林，應該早些結束創作那種麻醉青年男女思想的作品，而認真認真地去從事創作真真正正的勞動人民所需要的，真正反映社會本質的作品。

一九六六年四月底稿

好司機

· 朱瑛 ·

從這裡搭霸王車下坡在時間和經濟上都比坐巴士車合算，又快又便宜，許多人都愛坐。儘管如此，可也有一些令人感到不便的地方，有些車夫爲了想多賺些錢，就拚命載客，一輛「馬土地」載六、七個是常事，擠得人動彈不得，尤其是女孩子，遇上不肖之徒，真是倒楣，這些無聊傢伙想盡方法在女孩子身上「索油」，不是把身體儘可能地靠過來，就是把雙腳儘量呈「八」字形而開，使得人家侷促地想挪挪腳的機會都沒有，如果說上他們一句，他們則反咬一口，說什麼「人擠」，說什麼「路太彎」，堂而皇哉的「理由」多的是。不但女孩子會遭受乘客的無禮，有時坐在前座司機的旁邊，也會遭受一些無聊司機的「乘機」，不是在轉彎時故意把身體向左彎，就是在半路上煞車時把「不列」大力一踩，使我們東搖西擺，左右碰「壁」。

我曾聽到一個司機對乘客說：「放假的時候，真是爽！那些女孩子急着回家，七八個一車，載得滿滿的，轉彎的時候，她們就像柳樹般擺過來，靠過來！……」言下之意不勝自喜！

像上述的例子時常都有，說了真叫人氣憤，然而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裡，也有許多善良的車夫，他們賦有勞動人民忠厚、正直的

崇高精神，他們也不爲區區小利而損人利己，他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下面就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對於這位好司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有一天下午，我預算好了時間要去赴一個約會，在巴士車站等了半小時仍不見那「龐然大物」的踪影，而的士與霸王車却一輛輛的從我前面掠過。那長長的喇叭聲真叫我心動，很想「打漢」，可是非不得已時我是很不願意坐的，我害怕遇上一些無聊的人！等呀等的，時間竟一刻一刻地溜過去了！看看錶，糟糕！不能再等了，否則會趕不上時間，正着急時，一輛的士忽然停在我面前，一看是空車，我滿心歡喜地上了前座的位置。

司機熟練的駕駛技術使我坐在車上覺得很舒服。路兩旁的樹木、房屋向後倒退着，我一面欣賞着車窗外的鄉村景色，一面又在想着自己的功課。

車行到十三哩，有三個乘客上車，坐在後座，一路上鴉雀無聲，各想各的心事。

在十二哩的車站，遠遠地我已看到了一個青年男子伸出了右手，示意「的士」停下，但司機並沒有把速度放慢下來，只右手在空中搖搖，表示沒空位。「奇怪？爲什麼不載呢？這裡的「的士」是可以載五個的呀！現在只有四個搭客，幹嗎他不多載一個呢？」我好生納罕，心裡嘀咕着，却不敢開口問這位司機，只疑惑地向他望

了一望，可是他並沒發現，專心地轉動着駕駛盤。

不一會，我又望見在不遠的車站站着一個亞飛似的男子示意「的士」停下，司機又是用剛才的方式「回敬」了他，伸出右手來搖兩搖。這時的我，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了，一面望着這位三十多歲，身體健壯，有着一幅老實面孔的司機，一面問他？

司機頭也不轉，把視力集中在柏油路上，慢條斯理地回答道：「平時是載五個客的，但我也看情形：如果前座是一個女的，我就多載一個女的，不載男的；，因為許多男子坐在女孩子身邊就想佔便宜，我覺得這樣很不好。許多司機爲了要賺多些錢就沒替人家想想，拚命載……」

短短的幾句話使我豁然了，我打從心裡欽佩起他來。他沒說半句漂亮話，他沒喊出半句口號，可是他卻知道尊重女性，不願讓女孩子吃虧，他難道不是比那些唱高調喊口號、道貌岸然、滿口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高尚得多嗎？我很想對他說些感激的話，可是我認爲那些言詞是不夠表示我對他的敬意的……

倏地我又想到：我的上車不是在無形中使他少收了一個客嗎？於是便抱歉地對他說：「我不是害了你少收幾毛錢了嗎？」

「不！不要緊的！我喜歡這樣做嘛！」他微笑着說。

車到了目的地，我付了車錢，下了車，那位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好司機對我點了點頭，駕着那輛黑色的車子絕塵而去，但他那可敬的形象却永遠留在我的腦際……

致阿非利加

—海內—

你的臉孔像黑夜一樣的黑

你的心臟像烈火一樣的烈

你的衣服像舊布一樣的舊

你的思想像鮮花一樣的鮮

你的前額充滿無數的綢紋

你的眼睛含着復仇的怒火

你的手脚响着已斷的鎖鍊

你的嘴唇爆出了宏亮的歌聲

啊！偉大的黑色兄弟

遙遠的阿非利加

你的過去就像黑夜一樣的黑暗

你的將來就像陽光一樣的光明

一顆星

—海內—

只要心不停止跳動

我永遠愛着一顆星

它和我離得那麼遠

又和我靠得那麼近

在漫漫的長夜裡

這是一顆無比燦爛的星

我知道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們

也和我一樣愛着這顆星

一大片厚厚的黑雲

妄想長久地罩住這顆星

但黑雲頂不了多久就散了

藍藍的天空仍舊閃亮着群星

也有人想得發瘋了
恨不得一手摘掉這顆星
但星星沒有被摘下
黑夜的天空還是閃耀着星羣

星星！永遠照耀着人民

人民永遠熱愛着星星

我有一顆心

我永遠愛着一顆星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讀魯迅的「故鄉」後

—小石—

魯迅的『故鄉』篇幅雖短，但意義深長，發人深省。

小說描寫作者回到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的所見所聞，但重點在描寫兒時的伙伴閏土。閏土是個歷盡滄桑、歷盡困苦的農民形象，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農民的典型。魯迅通過他的談話（雖然是短短的幾句）把農村的經濟破產、經濟壓迫全暴露出來。

閏土是作者兒時所崇拜的英雄，他的知識廣博吸引了作者，在那時他們無憂無慮的一起玩着，從來沒有階級地位的觀念。可是事隔二十幾年後，閏土因家貧而自卑起來，深悔自己小時沒把作者稱為「少爺」——一說是「小時不懂事」，和作者見面時不再稱呼對方為「迅哥兒」了，閏土自卑的根源是「窮」，他和作者的隔閡是有社會根源的，那就是勞心與勞力兩種人的對立，他的「世故」變了，也是由於受着統治者所施於的精神毒害。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從以上閏土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不是鄉村人民懶惰，不肯勞動，不是，不是呀！他們的赤貧是誰造成的？分明是遭受殘酷

的剝削。「什麼地方都要錢」說明了貪官污吏到處吸窮人的血、吃窮人的肉。農民的收成不能爲自己享用，經過剝削、苛稅、壓搾、所剩已無幾。這就難怪作者在嘆息了：「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在這裡，作者不是明白地道出了農民生活痛苦的真正原因嗎？閩土的生活貧困並不是「命蹇」，完全是有人在後面控制了鄉村人民的經濟。這些吸血鬼、剝削鬼還存在的一天，人民不當家作主，生活怎能好轉過來呢？

作者眼見農村濟經日益破產，農民生活日益困苦的現狀，並沒有絲毫失望。他把滿腔的希望寄託在後輩，「……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爲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以上的話代表了作者的心聲，對改變現狀和實現新生活的信念和決心，他憧憬着未來的幸福生活，他滿懷信心地堅信：社會是會進步的，人民的生活是會在經過無數次的斗争中得到改善的，新的生活一定會到來的！到那時就把欺壓人民、騎在人民頭上的惡棍全剷除掉，人民辛苦耕耘得來的果實一定屬於自己的，不再爲別人所掠奪了。

最後，作者以無比的信心寫下了豪言壯語：「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由無走到有，由小走到大，通向一個美好的、光明的社會。把一切黑暗的、不合理的社

會制度一掃光，一切事情都是人所能做的，有了人就有力量，這力量一定能創造新的、美的、摧毀舊的、醜的。到那時，再沒有蕭索的荒村，故鄉不再悲涼了，人民不再悲嘆了！代替的是歡樂的歌聲盪漾，勞動能手在歡呼，到處是一片新氣象！

作者的希望是綺麗的，而且是實際的，事實已証明了這點。

編 後 話

· 編者 ·

經過了半年多的籌劃，總算勉強強地編完這本文集，鬆了口氣。

搞出版與編輯工作，在我們這群『打工仔』來說，完全外行。然而，由於不安於見到目前馬華文壇的極度荒涼，黃色灰色文化的大肆汎濫，無病呻吟的現代派文藝的作威作福，因此才大着胆子嘗試搞此文集，一來希望做點拋磚引玉的工作，二來別讓文壇歪風吹得太猛。

有句老話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一遭，我們可體驗到出版文集的困難了。全時，我們也擠進了傻子的陣容中去。

所謂困難，主要是稿源缺乏，又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反映現實，提高認識、指導人生』和印刷費昂貴等諸多客觀現實的問題。

我們承認我們是能言的『啞巴』！但是，我們希望那些有所要求的人，總不該只限於『要求』，而應該有所貢獻才對的。

最後，我們謹向支援本社的同道致以崇高的謝忱！



加 新

出版者：普及出版社

編輯部：23, Road 22 / 34,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者：堅申印務公司
58, Jalan Tertama, Off Klang Rd.,
United Garden,
Kuala Lumpur.

定價 \$ 0.55